

讀初中時,年過半百的劉老師是我們的班主任,他還給我們帶語文課。在學習上,劉老師對我們要求很嚴格,眉宇間總是透着幾分嚴厲。在生活中,劉老師又對我們視如己出,關懷備至。

每一次寫作課,我都認真真地完成劉老師佈置的作文,有的還被當作範文在班里讀。看到了劉老師贊賞的目光和同學們欽佩的表情,我更加投入的寫作文。終于,我如願以償地被選為寫作課代表。

一次班會上,劉老師通知說,學校要組織作文大賽,可是每個班只有兩個參賽名額,大家投票選舉吧。一番投票過後,我和班長的票數遙遙領先。劉老師宣佈,讓他們倆代表咱們班參加作文大賽吧。教室里響起了熱烈的掌聲。

爲了不辜負老師和同學的期望,我翻箱倒櫃,把姐姐積攢多年的《作文通訊》雜誌找出來,專挑各種類型的作文,熟讀了幾遍。

經過半個月的精心準備,大賽終於到來了。在劉老師的鼓勵聲中,我和班長走進考場。我心里暗想,一定要發揮出水平,拿到好成績。

試題是寫一篇半命題作文,題目是“記憶深處的XXX”。別人在搜腸刮肚,我卻獨自暗喜,因爲我剛剛看過的《作文通訊》里,有一篇《記憶深處的小河》。我使勁回憶,快速落筆,幾乎把那篇作文複製了一遍。

當別人還在埋頭奮筆時,我已經大功告成了。看着試卷上的文字,我覺它們就像一個優美的音符,被我用筆串成了一首動聽的樂章。

不久之後,學校公佈了這次作文大賽的成績,我奪得了一等獎。周一早上昇國旗時,學校舉辦了作文大賽頒獎儀式。當我校長手里接過榮譽證書和獎品時,心里溢滿了竊竊的幸福感。

隨後的幾天里,我都沉浸在得意里,似乎自己真的是那篇作文的作者。直到校報上選登了獲獎作文時,我還在飄飄然中。

那天自習課上,劉老師把我叫到他辦公室,先是稱讚我那篇作文寫得精彩,然後又和我一起分析它的語言和結構。臨走時,劉老師送給我一個紙袋,說:“這幾本雜誌送给你,你回去好好看看吧。要向更高的目標挺進,就要有自己的創意!”

我接過紙袋,暗暗慶幸,看來劉老師還不知道我的小聰明啊!回到班級,我悄悄打開紙袋。當日光落到雜誌上時,我驚呆了!第一本雜誌就是《作文通訊》,而且是登載《記憶深處的小河》那期。我呆呆地坐着,猶如千年寒冰從頭而瀉。

此後,就像什麼也沒有發生過,劉老師一直爲我保守着秘密,也讓我保全了自尊。後來,我懷着一份愧疚,勤奮學習,拼命寫作,最終考上了理想的大學,選擇了心儀的中文系。

當我躊躇滿志地步入社會,把心中的文學夢照進現實的時候,我終于用手中的筆實現了自己的人生價值。駐足回首,我總會想起,當年劉老師用他的煞費苦心,教我如何作文和做人。

作者張欣瑞:內蒙古呼和浩特市宣傳部文明辦

歲月深處的師恩



我的老家在大山里,是一個明麗小山村。村子背倚大山,一條由百泉匯成的流溪,繞村而過,經年流淌。大山里四季輪回,草木更新,雖然四季景色各不相同,但我唯獨對山里冬天情有獨鍾,對山中飄雪依依眷念。

少年的記憶中,只要第一場雪造訪大山,小村便真正進入冬季,因爲這場雪要到來年春天才得消融。

每回下雪,總喜歡蜷在被窩,聽雪打脆瓦,聽雪叩窗櫺,聽雪穿過枝桠、漫上柴垛的美妙“沙沙”聲。那一種心境,那一種愜意,甜蜜而美好。

聽了一夜雪唱,天亮時雪停了。一夜飄雪,使得本已消瘦的村子和大山變得臃腫起來。山峰間擠出那個被凍得彤紅的半個太陽,慵慵懶懶的,抖抖瑟瑟的跳上山尖。太陽起晚了,炊煙也就起晚了。太陽一竿子高的時候,誰家的煙囪里開始裊裊地冒出白煙,飄向靜遠的高空。於是,一家、兩家、三家……早炊的熱氣蒸着白雪覆蓋的村子,把一輪太陽也烤暖了,抖擻精神親吻着白色的村莊和厚重的大山,折射出萬道金光。

一場雪後,一切的一切都蓋上了一床柔柔的鋪絮。村邊的流溪結了一層冰,被雪覆蓋,再也看不到潺潺流溪的姿態,只能聽到冰下叮咚的流溪不甘寂寞的走向遠方。大人們開始坐在家裏,圍着火爐剝豐收的花生,拉着一些當下和遠古的話題,妖魔鬼怪也在大人嘴里變得柔情而美好。戶外是姑娘和小子們的天堂,總有一群姑娘認真地堆着雪人,堆出她們心中

的美好;總有我們一幫小子忘情地打着雪仗,打出一個暖洋洋的戰場。

而今,每到冬天,我就祈盼老家降雪,期待着大山銀裝素裹,去尋覓心靈深處的那份溫熱。現在,氣候變暖,冬天很難見到幾場雪,即便下雪,也很難見到像當年那樣的冰雪冬季。

前幾日,氣象預報預告有雪,我驅車趕回老家。

村子依然是當年的樣子,只是多了幾座二層小樓,當年進出村子的羊腸小道,變成今日平展的水泥路,只有繞村而過的那條小溪,還那么歡快的唱着。天空變成黃白相間的時候,一場雪就紛紛揚揚地飄起來。我披着風衣走向村頭,有意去親近這場雪。進村的路上,一輛紅色的橋車由遠而近。車到村口停下,鑽出村里剛結婚不久的二娃。二娃幸福地牽出穿一身紅衣的新娘,對我說:“叔,難得下雪,我們想拍雪景照片,您是文人,給我們當個導演唄。”

我看了看村頭的那個石碾,已經落滿了厚厚的雪花,說:“照石碾吧,紅衣、白雪、石碾,構圖一定很美!”

當他們幸福地擺好姿勢,定格畫面的時候,我一下子找到了鍾情一場雪的理由。那是一種對雪的感恩,那是一種對雪的希冀,那是一種對雪的刻骨銘心的眷戀!

作者魏益君:山東省散文學會會員,山東臨沂市作家協會會員,作品散見國內外多種報刊。

想念一場雪



那個最疼你的人

毫毫之年的她搭乘親戚的車,從幾百里之外的壩上老家來我家過冬。她的腿腳並不好,經常嚷嚷着腿疼,說右膝蓋疼得彎曲不了。想到她年輕時候腿腳矯健,走起路來快得像一陣風,我除了感慨歲月無情,心里更多的是心酸和傷感。

我工作特別忙,每天下班後騎着自行車穿越無數的車流人流,匆匆趕回家里做飯。她看着我氣喘吁吁疲憊不堪的樣子,非常心疼,內疚地說,我來這裏給你添麻煩了。

我嗔怪道,不許這樣說,終于有陪伴你的機會,我感到很高興。聽我這樣說,她的表情才欣然,重新愉悅起來。

我家一直使用天然氣,而她在老家一直使用各種電器。看着我每天回家做飯像打仗,她小心翼翼地問我,能不能抽空教教她如何使用天然氣。我說,算了,您用電飯鍋給我煮飯就行了,炒菜的事情還是我來吧。但她執意要學,表情固執得像個要糖果的孩子,我不忍拂逆,於是開始一步步教她如何使用天然氣,一邊慢慢演示,一邊細心講解。

女兒下班回來,一進門就興沖沖地說:“媽,我今天做了一件好事。我坐公交車回來的路上,一個三十多歲的女士上車後站在投幣箱前,把手提包里里外外翻了一個遍,怎么也找不到零錢,看樣子包里只有大面額的鈔票了。她拿出一張百元大鈔問誰能找開,沒人出聲,司機說要不你先下去,等下一趟車。女士很囧,很無奈,不想下車又沒辦法,我趕快從包里找出一元硬幣,走過去幫她把錢投上了。阿姨很感動,說:‘謝謝謝謝,你人漂亮,心眼也好!’媽,你聽,說你女兒人漂亮,心眼也好

好!她激動得臉紅撲撲的,很驕傲很自豪的樣子。我說:“做得好,不愧是我女兒!我遇到這種情況也會這麼做的。手里多一塊錢少一塊錢不算什麼,但是如果這些錢能給別人帶來幫助,何樂而不出呢?”“嗯。”女兒以她這個年齡少有的蹦蹦跳跳的姿態唱着歌進房間了,內心掩飾不住的快樂仿佛要溢出來。

一元錢帶給了那位女士方便,讓她感到這世界上還是好人多,她心里一定會暖暖的,而且她可能會把這件事告訴給自己的孩子,讓孩子以此爲榜樣吧?是啊,這身邊的好教材,又哪里是一元錢能買得來的?同時一元錢帶給我女兒的榮譽感,認同感,幸福感,那是多少錢也買不來的呀!給出的是一元錢,收穫的卻是無價寶,我女兒其實是大大地賺到了!我還真的要感謝那位女士呢,她給了我女兒一個收穫快樂、榮譽、幸福感的機會,從這個意義上講,接受幫助有時也是一種成就別人的善舉。

想起了我經歷的一件事。那次是我們詩人協會和書畫協會一起到某單位採風,活動結束後各自要回家。我走到公交站牌,看到老畫家、原某高校張院長上了2路車,站在投幣箱前,跟司機在說些什麼,好像還懇求了一句。他猶豫了一下兒,快快地下了車。我問他怎麼回事,他說自己是搭熟人的便車過來的,忘了帶

她學得很認真,嘴里重複着我的話,躍躍欲試。等我說完之後,竟央求我允許她親自操作。看着她動作顛顛巍巍而又戰戰兢兢的表情,我心中不忍,說還是不要學了。可她不理睬,連着操作三遍之後,自認爲學會了,高興地咧着嘴笑,神采飛颺地對我說,這樣你回家就能吃到熱乎乎的飯菜了。說這些的時候,她笑了,皺紋縱橫的臉上布滿幸福的光澤,就像一朵秋陽下怒放的野菊花。

當我下午下班回到家中,她抱歉地說,到炒菜的時候,卻怎麼也想不起該怎樣用天然氣了。她垂着頭,像個做錯事情的孩子。我勸慰道,不要緊,您把菜洗好,等我回來炒就行了。她長嘆一聲,唉,年輕的時候心靈手巧,怎麼現在什麼都學不會了?我安慰道,本來您這個年齡就該頤養天年,其他的事情就該由我們做了。一晚上,任憑我怎樣說笑話,可她還是一副鬱鬱寡歡的落寞樣子。

她就是沒法讓自己閑下來。沙發墊,餐桌布,枕套,枕巾,還有我脫下還沒有來得及洗的衣服,她都要洗得干乾淨淨;傢具、地板都要擦得一塵不染。我回到家里,一切都煥然一新。我故作嚴厲地警告她,不要讓自己受累,我不在家的時候,就看看電視,吃吃小零食,出去透透氣,其他的事情不要做。

她卻不以爲然,說你整天忙得像只陀螺,趁我還能動得了,能幫你做什么就幫你做些什么吧。看着她滿頭白髮在陽光下閃閃發光,像根根閃亮的銀針。我鼻子一酸,眼淚洶湧而下。

是啊,這個世界上,只有她才會如此體諒你心疼你,也只有她才會不顧自己年老力衰一心想減輕你的負擔,她才是這個世界上最疼你的人。她,就是我們的媽媽。

作者張燕峰:河北省張家口市懷來縣沙城鎮第六小學

東後各自要回家。我走到公交站牌,看到老畫家、原某高校張院長上了2路車,站在投幣箱前,跟司機在說些什麼,好像還懇求了一句。他猶豫了一下兒,快快地下了車。我問他怎麼回事,他說自己是搭熟人的便車過來的,忘了帶

錢,近處又沒有商店,無處去換零錢。剛纔他上了車,告訴司機自己下車的地方就有一個報亭,下車後他會先到報亭借一塊錢投上的,司機不肯,說上車投幣,不能下車時再投,這是公司規定。他說:“難道我這麼大年齡的人還會逃這一元錢嗎?”他以前做院長的時候出入有車有司機,何等方便,今天真是一元錢難倒英雄漢。我趕快拿出一元錢說:“我這里有,您先用着吧!”他執意不收,我很囧,解釋說:“一元錢不算什麼,您不必在意。而且咱又認識,怕什麼?”他還是不收。他說他已經打電話讓家人來接了。

6路車來了,我匆匆上了車,車開出很遠,還看到老人孤獨的站在站台上悵然等待,我的心也悵然若失,至今還難以忘懷。

給出去一元錢,收穫助人的快樂,遇到這種情況,一定要毫不猶豫地給出去;接受一元錢,解決了自己的困難,感受到人間真情,同時,給了別人一個完成心願的機會,就等於也幫助了別人,所以,對於真誠的幫助,該接受時要毫不猶豫地接受。接受別人的好意也是一種美德,該接受時不要拒絕,只要記住別人的好處,把它回饋給社會就好了。

作者董學蘭:山東省散文學會會員,聊城市詩人協會會員。作品散見於國內外多種報刊。

一元錢的快樂



錢,近處又沒有商店,無處去換零錢。剛纔他上了車,告訴司機自己下車的地方就有一個報亭,下車後他會先到報亭借一塊錢投上的,司機不肯,說上車投幣,不能下車時再投,這是公司規定。他說:“難道我這麼大年齡的人還會逃這一元錢嗎?”他以前做院長的時候出入有車有司機,何等方便,今天真是一元錢難倒英雄漢。我趕快拿出一元錢說:“我這里有,您先用着吧!”他執意不收,我很囧,解釋說:“一元錢不算什麼,您不必在意。而且咱又認識,怕什麼?”他還是不收。他說他已經打電話讓家人來接了。

6路車來了,我匆匆上了車,車開出很遠,還看到老人孤獨的站在站台上悵然等待,我的心也悵然若失,至今還難以忘懷。

給出去一元錢,收穫助人的快樂,遇到這種情況,一定要毫不猶豫地給出去;接受一元錢,解決了自己的困難,感受到人間真情,同時,給了別人一個完成心願的機會,就等於也幫助了別人,所以,對於真誠的幫助,該接受時要毫不猶豫地接受。接受別人的好意也是一種美德,該接受時不要拒絕,只要記住別人的好處,把它回饋給社會就好了。

作者董學蘭:山東省散文學會會員,聊城市詩人協會會員。作品散見於國內外多種報刊。

這是一條年齡比我還大的老巷。20多年前,我搬到這處地方居住時,騎自行車去過市里,常從這裏騎行回家。其實,從這條老巷騎行,路程並不比走正道近,可我卻樂意這樣,因爲,老巷子里藏着想不到的風情。

我從東側的馬路迎着樟樹騎進來,往北轉向西,就撲進了老巷子的懷抱。這條老巷的整體走向是通往西南的,曲逕通幽,大概路程有四五百米。老巷子最東端路還算寬的,路北側有過去留下的廠醫院改成的社區診所,另有幾家不知從哪年就開起的煙酒日雜店。路南側沒有房屋,很早的時候,這裏豎着一排水泥柵欄,柵欄那邊就是一塊長着野草的空地。若干年前,人們說,“走,到柴油機廠看露天電影去”,那時所去的地方就在這塊空地的中間。

每天早晨和傍晚,這一小段老巷很熱鬧甚至有些嘈雜,臨時賣菜的小販會將巷口堵得水泄不通。旁邊空地上跳錢杆子舞的老人,放的音樂也時而竄進老巷,加上附近小排檔炒菜故意弄出的“咣咣當當”的聲響,不算年輕的老巷想平靜下來都難。

我喜歡騎行老巷,但我更喜歡騎行那種靜謐幽深的老巷。騎車過了商業味較濃的一小段老巷,就擁進了我想騎行的那一大段老巷。正如人有着雙重性格一樣,老巷子前後部分的性格也有所不同。我不由得放慢了騎行速度,目光散漫地與老巷親昵着。這窄窄老巷兩側蓋有好幾十排宿舍平房,紅磚青瓦,房型多是統一的那種老樣式。六戶人家住一排平房,中間四戶共用一段朝陽的走廊,兩頭人家房屋朝南多伸出一間,人字形的屋脊和中間四戶的屋頂是垂直的。這種房屋結

構看着就很實用,既容易曬到太陽又接地氣。許多平房前後都長着臉盆粗的梧桐樹,遮天蔽日的樹葉常常將綠陰延伸到老巷里。前面往南拐彎的地方,栽有一棵很有年頭的枇杷樹,平日常有幾對老人在那下棋,有時也會遇到一只會“瘋”的黑色老貓。這老貓爬枇杷樹很利索,在我離它幾步遠的時候,它前爪趴在樹根位置側

眼盯着我看。我剛向前挪走一步想瞅瞅枇杷果長得怎麼樣了,它“咪溜”一聲就爬上了樹。然後躲在深青橢圓的枇杷葉後面觀察着我,好像

構看着就很實用,既容易曬到太陽又接地氣。許多平房前後都長着臉盆粗的梧桐樹,遮天蔽日的樹葉常常將綠陰延伸到老巷里。前面往南拐彎的地方,栽有一棵很有年頭的枇杷樹,平日常有幾對老人在那下棋,有時也會遇到一只會“瘋”的黑色老貓。這老貓爬枇杷樹很利索,在我離它幾步遠的時候,它前爪趴在樹根位置側

怕我摘下熟了的黃枇杷。

老巷越往西行路面變得越窄,窄得如美女細腰一般。過了那片有特色的宿舍平房,居民蓋的老房子多了起來。你家山牆接着他家山牆,他家屋檐挨着你家後牆,房屋排列沒有一定的次序,房子用的磚石也不一樣。有的人家不夠住的,就在一層樓板房的上面加蓋了一小間簡易房,這樓板房上常放着一些迎風會笑的花草。有位婦女早晨在上面綉着十字綉,就見她斜對着老巷對鄰居在打招呼:“小虎奶奶,您又再撿豆子,還沒吃早飯吧。”小虎奶奶一旁的大嫂在那引着冒煙的煤爐,替老人家回答說:“她一天到晚就知道撿豆子,多練練手腦,俺媽也不像先前那么糊塗了……”

折折彎彎的老巷子,年深日久,老牆潮濕處爬滿了青苔,有的地方甚至青藤、喇叭花擋了行人的去路。我不停地按着車鈴或乾脆下來行走,老巷子流淌的祥和、安寧的氣息無數次浸染淹沒了我的心靈。

作者韓國光:安徽作協會會員 中國散文學會會員

騎行老巷

